藝高不須膽大

南方壺

在“宮本武藏”全書快結束時，宮本武藏(1584-1645)準備渡海前往船島，佐佐木小次郎(?-1612)已先到那裡了，等著跟他決鬥。這個靠近下關，原無人居住的小島，因這場決鬥而青史留名。由於佐佐木小次郎號“嚴流”，船島後來又被稱作巖流島。三船敏郎所主演的“宮本武藏”三部曲，其中第三部，片名就是“決鬥巖流島”。

宮本武藏一向單刀赴會，不呼朋引伴。但船島附近，有三、四十個佐佐木小次郎的門人埋伏著。一個念頭，就是萬一師父敗北，絕不能讓宮本武藏活著離開。日本武士很注重門派的名聲，只要涉及門派，什麼胯下之辱、忍辱負重，都沒這回事。一旦門派受辱，他們隨時願意以死雪恥。地位高的可能還會在乎個人名聲，小武士沒什麼人認識，不必顧慮是否光明正大。若劍術不如人，為了門派，必要時偷襲、群起攻之，樣樣都可以來。

臨上船前，阿通出現了。一心想委身宮本武藏的阿通，尋覓多年，歷經千辛萬苦，皇天不負苦心人，終於在最後一刻，與宮本武藏相會了。相信同情阿通的讀者，看到這裡，莫不替她高興。只是苦命的阿通，命運似仍未扭轉。書中有底下這段描述：

心在南方

“我求你講一句話，求你叫我一聲妻子。”

“你已知道我的心，說出來反而……。” “可是，……。”阿通已哭得渾身顫抖。突然用力抓住武藏的手大叫“我阿通死也要跟著你。即使死了，也要……。”武藏用力地點頭，將阿通纖細卻充滿力氣的手指頭一一地扳開，站了起來。“武士的妻子在丈夫出征前豈可痛哭流涕，應該以笑臉相送。尤其是面對生離死別的丈夫即將搭船出海，更應該如此。”

不論願不願意，身為武士，宮本武藏得經常與人決鬥，連睡覺都須保持警覺，以防人突襲。劍下無情，每次決鬥，都是攸關生死。他如何能屢戰屢勝，一直存活，沒有遭到不測？武士面臨決鬥，絕不畏死，且要求妻子以笑臉相送。但決鬥對宮本武藏而言，可非等同於送死。若想繼續追求劍道，繼續在修行上成長，以及還見得到妻子，就不能輕易一命嗚呼。因此萬不可仗勢功夫超人一等。宮本武藏閒時會讀點書，全書中李白(701-762)及白居易(772-846)的詩都常出現。至於“論語”，則不知他看不看。但相信他是奉行孔子(西元前 551-479)所說的“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”。藝高膽大，從來不是他的作風。

年輕時的宮本武藏，為提昇實力及吸取經驗，以待日後自立門派，常四處向高手挑戰。位於京都的兵法名門吉岡家，他自然不會放過。開山始祖吉岡拳法，經不斷鑽研，創立吉岡流小太刀法。憑其德望，及吉岡流的名聲，吸引不少

武士前來追隨。如今吉岡拳法已過世，這個聲名顯赫，已稱霸京都多年的武館，由第二代的長子清十郎及次子傳七郎負責。宮本武藏前往踢館，要向當家的清十郎討教，不巧兩兄弟都不在館內。看起來不過是一籍籍無名的鄉巴佬，居然敢這麼不自量力？沒將宮本武藏放眼裡的眾門徒，本想耀武揚威一番，不料接連上場的六人，個個被宮本武藏以木劍打成重傷，其中兩人還不治死亡。武館從未受過這種屈辱，門徒們傷心不已。老師父吉岡拳法如果仍在世，怎可能遽爾一敗塗地？只好安排宮本武藏在一房間等候，並即刻派人去找尋清十郎。

清十郎究竟去那裡呢？繼承父業，被尊奉為老師的清十郎，日子似乎過的很逍遙，自前一天就去看歌舞伎了。接到通知，匆匆趕回來，立即被門人團團圍住。為吉岡家著想，且對清十郎信心不足的吉岡一門上下，想以偷襲方式。清十郎聽了很生氣，用那麼卑鄙的手段，豈不讓他的名聲掃地？眾人勸他，對付如此名不見經傳的敵人，若由他親自出馬，未免太小題大作了。讓自投羅網者溜走，才是家門之恥。結果一群人衝進宮本武藏所待的房間時，裡面卻空無一人。負責看守的人，完全不知宮本武藏是何時跑掉。打開壁櫥，只見地板上有個大洞。那時日本房子都是墊高的，底下相通。原來敵人不過是個懦夫，吉岡門徒頓時興奮起來。破口大罵膽小鬼！不知恥的傢伙！自此吉岡武館的上千門人，對宮本武藏懷恨甚深，到處搜尋他的蹤跡。宮本武藏獲知後，遣人送信給清十郎，定下一年後比武之約。

心在南方

決鬥前一晚，清十郎與門人講好隔天早上，先在離決鬥地點五百公尺的草原碰面，然後一起赴約。四十多個門人齊聚等候清十郎，直到比武時間過了，都不見清十郎出現。門人正緊張焦慮，隨侍清十郎的家僕，直奔而來，叫喊“小師父被武藏砍、砍傷了！”原來清十郎對家僕說，未分出勝負前，不准通報門人。他不想依賴人多，因這樣就算贏了，也毫無光彩可言。而當清十郎朝宮本武藏走去後，家僕先是看到宮本武藏微笑的臉孔，然後說時遲那時快，就聽到一聲響徹雲霄的慘叫，同時見到清十郎的木劍飛向天空。清十郎劍術雖不甚高明，倒是很有志氣，堅持不要門人相助。另一方面，宮本武藏才見到清十郎，就立刻後悔了。雖是宗家名門之子，一看便知他完全不是自己對手，這場比武根本不該舉行。由於並不想讓清十郎致命，砍了他手腕一刀後，宮本武藏便收手離開了。

隔了數日，劍術高過兄長一大截的傳七郎，輾轉打聽到宮本武藏居留處，遣人送挑戰信給他，約定當晚九時在一寺廟比武。雖傳七郎已表示若去太多人，即使報了仇，世人也會指責他們以多欺少，如此將有失本門威望。武館幾大高手不放心，仍跟著來。傳七郎早早便到了，天寒地凍，一向每天從早到晚，身上酒味不消的傳七郎，要門徒去買酒。眾人本擔心他會像往常一樣，因喝太多而誤事，幸好還算節制。喝完酒站在雪地上等候，時間過了很久，傳七郎已快不耐煩了。難道是蝸牛爬行？怎一直不見人影？突然發現，宮本武藏不知何時，已站在比他高好幾尺的走廊上，居高臨下，且背對著牆壁。原來宮本武藏並非由傳七郎預期的方向過來。

傳七郎說“武藏，你已超過九點了。”“你並沒有說一定要在九點整到啊！”宮本武藏毫不在意的回應。

書中說，傳七郎見到宮本武藏後，全身細胞才活躍起來，而宮本武藏老早就進入備戰狀態。接著宮本武藏又以言語激怒傳七郎，只是動手後，發現深得吉岡家傳的傳七郎，到底比他更勝一籌。慢慢地宮本武藏從焦躁不安中跳出，且一心一意想戰勝的念頭消失了。他眼裡不但已看不見敵人，也看不見自己。大部分的名家，認為劍法乃憑藉技巧與力量，宮本武藏則相信劍的精神。他將意志傳到刀尖，先掃向身後，砍死悄悄接近他的吉岡十劍之一太田黑兵助，然後縱身一跳，攻向傳七郎的胸部。一旁的眾人，見大勢不妙，狂奔而來。只見倒在雪地上的兩人，都是一刀喪命。“我早就說過，太輕敵便會落到這種地步。”傳七郎的叔叔抱著姪兒屍體，悲慟不已。宮本武藏獲勝後，迅速站得遠遠的，仍背對牆壁，使無後顧之憂。待確定對方不會追過來後，仍全身戒備地離開。書中寫著，過於自信，有如企圖撈水中月，極易溺水。

儘管宮本武藏沒有現身，耳目眾多的吉岡門人，三天後仍找到他。約好兩天後的清晨四點，在一乘寺山麓決鬥。還說因繼承家業的清十郎堂弟源次郎，才十三、四歲，尚未成年，所以可能會有“幾名”吉岡家的門徒隨同前往。

結果吉岡家出動多少人？依據書中的描述，至少超過一百五十人，吉岡十劍客也派出好幾位。他們到處埋伏，滿山遍野都是人。如臨大敵，僅是對付一個人，不但有拿弓也有

心在南方

拿槍的。這樣不是勝之不武嗎？報仇第一，如此小節，那會放在心上。他們以為對手會從正面來，大部分守在約定地點附近，宮本武藏卻出奇不意，翻過山，從另一頭繞過來。而且先不管其他人，一開始便盯住掌門人，即那位少年源次郎，一刀砍下他的首級。殺倒一半以上後，宮本武藏的兩把刀，都早已鈍了，吉岡家那邊，仍有七十餘人，依舊沒完沒了。但不論他們如何大叫，宮本武藏卻快步走了。事實上，於殺了源次郎後，宮本武藏便一直在找脫身的機會。對方人海戰術，數不清的人，不斷蜂擁而至，奮不顧身。只是既然已殺了其掌門人，無論如何，都算贏了。對方一心要復仇，纏鬥不止，一直下去，自己恐怕小命不保。趕緊一走了之，方為上策。

這場世紀大戰，真是驚心動魄。宮本武藏三部曲電影的第二部，片名便是“一乘寺決鬥”。後來與宮本武藏有瑜亮情節的佐佐木小次郎，在茶館聽到一位目睹比武情景的採石工人，不斷向人歌頌宮本武藏的神勇，不由得生氣地對眾人說，非得告訴他們真相不可。他說宮本武藏與人相約比武，從不守時，且不堂堂正正。一乘寺那場比鬥，晚到不說，也不由正面來。天性旁門左道，只會使詐出奇招，末了還逃走。他絕不是世人所公認的高手，而是逃跑高手。

最後一場決鬥，不需要猜，依然是宮本武藏獲勝。遲到是一定的，且一如以往，先激怒佐佐木小次郎。兩人選在沙灘比武，整個過程中，宮本武藏一直背對著海，讓對手面對陽光反射的海面。只是當佐佐木小次郎頭頂被擊中，仆倒在

沙灘後，宮本武藏以手試探，發現尚有一絲氣息，已產生惜才之心的他，不禁鬆了一口氣。此生大概無法再遇上這樣強勁的敵手了，他想。

即使過了很多年，不喜歡宮本武藏的人，仍在批評他當時的行為。大抵是說他倉皇逃跑，狼狽之至。匆忙到連本該給佐佐木小次郎補上一刀，也都忘記了，實在膽小懦弱，一點都不像是高手。不遭人忌是庸才，宮本武藏何曾理會過種種閒言閒語？不是高手又如何？躺在地上的可不是他，否則豈更不像高手？膽小懦弱又如何？能回去看到笑臉相迎的妻子，不是更好嗎？(102.10.23)